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五

溧陽周柄中理吏氏著

王良

王良。左傳稱郵良、郵無恤。國語稱郵無正。又稱伯樂。卽無正字也。漢書人表並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爲三人。則失之矣。或曰、史記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稱爲王良。愚謂此後世星家。物以人名名星耳。星經言奚仲四星主車。造父五星主馬。非以人名名之者乎。

公孫衍張儀

黃氏日抄、戰國遊談士其最著者曰秦曰儀曰軫曰衍。儀資秦以得相于秦。衍用軫之言而三國皆委以相事。于是天下咸知有公孫衍張儀。儀散六國之從以爲衡。挾強秦以令天下。而衍則或從或衡于其間。與儀不善。衍惟或從或衡。故其怒莫測。衍一怒而秦攻魏矣。衍一怒而義渠襲秦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迨夫從之衡之雖其意。而衍安君矣。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儀雖破從爲衡。而挾強秦以令天下。故其怒莫當。儀一怒而秦攻

魏矣儀一怒而秦齊共攻楚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迨夫
衡之議成而儀安居矣儀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衍惟
與儀不善故儀之所在則衍怒衍之所在則儀怒其怒
又相尋而無已儀一怒衍而魏攻南陽矣秦攻三川矣
衍一怒儀而魏攻韓矣圖秦矣諸侯又誰不惴惴懼迨
夫各肆其謀各洩其憤而衍安居矣儀安居矣儀衍安
居而天下自此熄矣故景春稱之曰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愚按此條游談不根大類將文家謏語考
衍于秦惠文王五年爲大良造及張儀相秦衍去秦相

魏軫爲衍設計在相魏時時衍名顯諸侯久矣豈待用軫之言三國委事然後天下知有衍哉而乃與儀之資秦並論非其倫矣謂衍一怒而秦攻魏拔秦屢攻魏其事皆與衍無涉衍嘗爲秦惠王救魏見韓非子又嘗以秦兵助魏勝楚見戰國策而無以秦攻魏之事魏攻南陽秦攻三川地皆韓地此衍逆張儀合秦魏之辭以動韓公叔耳不可以爲實事又謂衍一怒儀而魏攻韓闕秦拔衍怒儀而傾之者凡三事秦惠王死衍召甘茂公孫顯樗里疾而用之以窮張儀三人者皆儀之仇也見秦策魏將相張

儀衍弗利使人謂韓公叔云云公叔從其言衍果相魏見魏策魏王相張儀儀以秦魏之齊合衡親衍以討敗之見齊策而無以魏攻韓之事夫衍嘗相韓見魏策儀未嘗相韓衍何爲因怒儀而攻韓乎魏圖秦亦無實據國策史記具在可考而知也　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衡彊秦者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之彊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即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實蹟其爲秦敗楚則見于韓非子史記等書黃

東發謂衍或從或衡殊非其實趙註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為從長按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從為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陳亦韓曰按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贄見于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于賓亦不親教子之

意也至女子之嫁士昏禮云父醴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命女之辭曰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然則冠云父命嫁云母命孟子亦約畧分言之耳愚按冠言父命父爲冠主也嫁言母命授女以母也雖約畧分之亦正與經義相表裏

往送之門

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

徃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于階矣舊說送至壻門大謬毛西河引戰國策媂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愚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畧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

宋王偃滅滕註

集註滅滕伐薛本戰國策宋康王時有康或曰衍文或曰王偃之謚

倠生驥竊王伯厚通鑑答問曰考左氏傳滕薛爾國服

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爲宋所并在赧王之二十九年愚考之通鑑則王氏之說非也通鑑于赧王二十九年赧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而三分其地因載國策滅滕伐薛云云以爲王偃致滅之由本是追溯前事曷嘗謂是年宋滅滕乎且國策此文亦未可據考宋世家載王偃事而不及滅滕春秋正義滕三十世爲楚所滅杜氏釋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於越滅滕通志滕侯隱公以下春秋後至公卯二十一世爲秦所滅而無宋滅滕之說果

師道國策補正謂家語說苑載殷紂事與此同疑即此一事則其不足據明矣按世家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萬章所云將行王政當在此時至偃之淫虐想在得志以後其初未必遽爾不然豈有諸侯皆目爲桀宋而萬章猶以爲將行王政者哉

亳

商有三亳蒙爲北亳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穀熟爲南亳在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偃師爲西亳屬河南府書

序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鄭康成云亳偃師城也皇甫謐非之曰湯使亳衆往爲葛耕葛在寧陵葛鄉去偃師八百餘里焉得越而耕之盖湯本自商丘遷穀熟而偃師則盤庚始遷焉耳愚按漢志山陽郡薄縣注云湯所都薄縣即穀熟此南亳也河南郡偃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此西亳也兩亳皆湯所都故史記正義謂湯自南亳遷西亳今觀盤庚篇曰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又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則西亳爲湯所居而非盤庚始遷明甚但與葛爲鄰則居南亳時事若是偃師

必不能越八百餘里而爲之耕。誠如皇甫氏之言耳。

葛

葛。嬴姓之國。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里。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是也。路史載有二葛。以在寧陵者爲黄帝之後姬姓。在河内修武者爲嬴姓。即左傳齊昭公母葛嬴之葛。俟再考。

十一征

趙註。一說言載當作再。湯再征十一國。凡征二十二國。

也。路史云，截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于諸侯。歸之者三十有六國，其說不同。今就十一征之數考之。見于商頌者，有韋顧昆吾。見于書序者，有三朡而征有洛。征荆滅溫，見竹書。征䈜須，見國策。征有卞，見路史。并葛與桀，爲十一征。國策補正，謂伐䈜乃文王事，而以爲湯，此策士之謬。愚按策文云，湯之伐桀也，試之弱䈜須氏，以爲武教，得䈜須氏，而湯知服桀矣。策文鑿鑿言之，必有所據。即如文王伐䈜，此姞姓之䈜，恭王滅䈜，此姬姓之䈜。則安知湯所伐者，非夏商之間又

有一客乎。古書殘缺。未可但據所見以爲斷也。

齊語

齊人謂萌爲蒙。見易註。謂鮮爲斯。見詩箋。以是爲祈。以獻爲莎。以快爲麾。以稼爲相。以殷爲衣。見禮記註。以焚爲樵。以得爲登。以疾爲僂。見公羊傳註。謂息爲咽。謂瘠爲脙。謂火爲燬。見爾雅註疏。

楚語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見春秋傳。謂牢爲霤。謂倨爲倦。謂躓爲蹪。見淮南子註。謂多爲夥。見史記。謂逮爲遝。見

爾雅註。謂冢爲琴。見水經注。以滿爲憑。以轉爲邅。見離騷註。

莊嶽

莊嶽。齊城內街里之名。襄二十八年傳、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孔疏、六達謂之莊。又昭十年傳、陳鮑與欒高戰。敗諸莊。莊在鹿門之內。東南門曰鹿門 襄二十八年傳、慶封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杜註。嶽里名。是在宮門之外。北門之內。合莊與嶽。即所謂莊嶽之間也。

段干木

路史云、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齊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註、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於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愚按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其爲複氏無疑。風俗通之說。裴駰集解已辨之。但按今本呂氏春秋期賢篇云、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原文明有段

字豈古本異耶。

大夫有賜於士

大夫有賜於士。朱子謂陽貨于時爲大夫、孔子爲士。閻百詩謂集註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因歷引檀弓左傳戰國策。以証貨之爲大夫。又言春秋時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者漸。君子于此可以觀世變焉。其說是已。近見全紹衣經史問答。謂孔子所行者是玉藻之禮。非如孟子所言。玉藻云。大夫親賜于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敵者不在。拜于

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貨若以大夫之禮來侚何事瞰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乃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究陽虎也愚按既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來非以敵

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爲冤誕妄矣

夏畦

夏畦趙註云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何義門讀書記治畦是先築土爲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叙漢陰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曰浸百畦即其事也鑿隧是先治行水之道疏云治畦曰灌園乃南宋邵武人不至北方故誤作一層解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趙註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以伐奄與誅紂連文是一時事鄭康成尚書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據此則伐奄是成王時事按尚書大傳管叔蔡叔流言於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死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竹書成王三年殺武庚遂伐奄四年伐淮夷再伐奄入之五年滅之遷其君于蒲

姑是三年也伐奄本成王時事本文當以相武王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趙註非是

滅國者五十

周書世俘解武王命伐越戲方（孔晁註紂三邑）伐靡集于陳（靡陳紂二邑）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伐霍伐艾皆俘之作雒解周公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竹書成王三年滅蒲姑四年滅淮夷滅奄八年滅唐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路史武王俘侯

滅國之可考者惟此

陳仲子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子仲尚存乎。鮑彪註、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愚按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建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是時尚在。況云其爲人率民而出于無用。明是孟子所稱。韓非書云、齊有居士田仲者。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即陳仲子也。　全紹衣曰、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然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乃伊尹之

行一路上人、夜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丈人一輩、猶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眞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蓋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孑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徹、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王厚齋謂其淸風遠韻、視末世狗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愚按孟子以仲子爲齊士之巨擘、自非狗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

但其倂兄離母不可為訓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戴之祿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歸未嘗竟絕寢門之敬以此為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為齊之同姓固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離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篤寢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即為亂倫而仲子倂兄離母并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

口而全氏左袒仲子。拾王充刺孟之唾餘。王充謂仲子非不食於母孟子責之太過見論衡刺孟篇沾沾焉動其喙。不亦妄乎。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

溧陽周柄中理叀氏著

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按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墨子作盤而戰國策有公輸般爲楚設機攻宋。墨翟禦之之事。亦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公輸般。班固答賓戲、班輸權巧於斧斤。顏師古註、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班。一在春秋。一在

戰國也。愚按公輸班或以爲魯昭公之子。見趙註雖未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爲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生於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爲楚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卽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當其世。顏註固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未求之考耳。

六律

律呂之說。聚訟紛紜。如黃鍾九寸。變一寸十分爲九分。九九八十一。爲八寸一分。於十二律中爲最長。呂覽言

三寸九分爲黃鍾曰含少李文利瞿九思王喬桂諸人並據此說謂黃鍾度極短聲極淸而以九寸爲黃鍾之變炎溪李文貞公謂呂覽言三寸九分者別製一管以爲律本名曰黃鍾之宮自黃鍾八寸一分至應鍾四寸二分長短之間相距三寸九分于是即其開穴而吹之以備黃鍾七聲以爲十二律取聲之準而已呂氏作月令十二月應十二律之外又有季夏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之宮自爲一管而非子律之黃鍾無疑西河毛氏則謂十二月其音羽律中黃鍾乃三寸九分之

黃鍾。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乃九寸之黃鍾。其說又與文貞相反。凡此異同。非尺幅所能盡。別有律呂考異二卷。文繁不錄。

女於吳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女爲質子。考左傳史記無闔廬伐齊事。即夫差伐齊。亦在景公卒後。越絕所載妄也。吳越春秋、闔廬破楚。復謀伐齊。齊使女爲質於吳。此爲實錄。但所嫁乃闔廬長子終纍。夫差兄也。而吳越春秋云太子波。意波即終纍與。

執熱

毛大可云、執熱不必手執熱物也。熱之廹體。體受之若執持者然。杜詩、執熱露白首。韓文、若執熱者之濯清風夫露者以首。濯者以風。定知非手。愚按詩鄭箋孔疏趙註孟子杜註左傳襄三十一年、並以執熱爲手持熱物濯爲以水濯手。此經師相傳之說。韓文杜句未可據以解經也。

滄浪之水

葉石林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

可單舉者則以名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四書釋地主此。謂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愚按此說太泥。禹貢雖指曰滄浪者、漢水之色也。非以洲得名。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說卦震為蒼莨竹。漢章謠木門倉琅根。字雖不同。而音義則一。皆言其色青也。禹貢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如漆沮既從。自不可加水字。澧水攸同。無水

字則不成辭矣如灃必配水導渭何以言東會于灃乎弱與黑並配水漾與舉沇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也山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言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爲地名而非水名乎信如葉言則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嶓冢亦是地名而非山名矣　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又去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嶓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

云漢水至濁與大河相似童承敘亦謂漢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如童氏所云耳安得言清者其本然乎若謂發源本清則溯河源于星宿亦未始不清也而何以古今皆曰濁河耶　一統志兖州府嶧縣有滄浪淵即孺子歌處按此歌亦見於楚詞漁父當以漢水之滄浪爲是石林云此正楚人之辭

諸馮

舜生諸馮之姚墟孫疏諸馮在冀州之分以史記云舜

冀州之八也。括地志、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通鑑前編、在河中府河東縣。未知孰是。通典謂在金州西城縣、非也。西城在漢中。非東夷矣。會稽舊記、謂上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按上虞餘姚。舜後支庶所封、何得據爲舜所生地。路史、小容之國。帝舜所生。或云即諸馮。亦傅會之說。

遷於負夏

負夏衞地。見檀弓鄭註。史記、舜就時負夏。索隱謂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隨引尚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

負夏及孟子此文證之則遷負夏乃舜貿易時事孫疏直云遷居非是　帝王世紀云舜遷于負黍據此則夏當別是一地按陽翟禹所封本曰夏今河南禹州負黍今河南登封然古無此說不敢鑿也

鳴條

舜之卒葬言人人殊淮南子舜征三苗而死墨子西教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此皆說之不可解者至云南巡而崩葬于蒼梧之野則楚辭史記及鄭康成檀弓註高誘呂氏春秋註並同愚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勤而

命禹居攝則巡狩嘗禹代行如舜攝位時故事豈有百九歲之後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故韓昌黎黃陵廟碑以爲不可信司南涑水亦嘗辨之惟竹書謂舜陟于鳴條與孟子合沈休文註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按海州之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郁州南齊書作鬱州今名雲臺山）無舜葬於此之說且距蒲都甚遠舜亦不當至海州也考鳴條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括地志所謂南坂口高涯源是也距蒲都二百餘里天子出無非事者不獲陟於其官故云勤衆事而野死以爲南

越固非。以為海州亦非也。

畢郢

畢名有二。在渭南者名畢原。文王葬處。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地道記云、畢在渭南。與畢陌別。漢書劉向傳、文武周公葬於畢。師古註誤以畢陌當之。非是。

孫疏以郢為楚都、在南郡。此固風馬牛不相及。釋地

以畢原爲畢郢是已然謂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其說亦無據失廣平曰原郢則何所取義乎愚按郢即程也尉書大匡解惟周王宅程史記正義引之作宅郢長安志引孟子此文作畢程呂覽武王嘗窮於畢程竹書周師伐程戰于畢通雅言梧州北有下郢土人讀之如程可知古郢字有程音則畢郢即畢程無疑矣逸周書史記解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其即國於此地者與

符節

符節註云以玉爲之或謂據周禮小行人符節以竹爲之而掌節另有玉節註不當合爲一物此說非也史記言黃帝合符符釜山而漢亦有銅虎符竹使符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文獻通考云後世有璽書印章三代以前惟有圭璧與符節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此足以證明集註矣

乘輿濟人

任鈞臺曰說苑鄭相景差有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事蓋鄭即韓也孟子時韓有鄭地改國號曰鄭在周顯王元年赧王十六年復稱韓是子產乃景差非公孫僑先儒不考耳愚按說苑載子游問孔子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聞與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此明以乘輿濟人爲公孫僑至景差事則傳聞之異而劉向誤記之者據云鄭人有冬涉水者景差下陪乘而載之叔向聞之曰景子之爲人國相豈

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叔向何得與景差同時。其不足信明矣。

詩亡

詩亡之說不一。趙註云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此以無頌為詩亡。楊龜山云雅亡則無政。胡康侯云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此以雅亡為詩亡。歐陽公云霸者興。變風息焉。呂東萊王伯厚亦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

而詩遂亡此以風雅俱亡爲詩亡顧寧人云西周之天子詩陳於列國察其風俗知其政教而賞罰行焉此義明則春秋不作可也其篇什既亡軼而無有存者則賞罰之義不明而春秋所以作此又以西周之風不傳爲詩亡今按雅亡之說爲朱子集註所取然觀小雅之篇所謂宗宗既滅靡所止戾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明是東遷以後之詩蓋賢人君子憫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況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又不當專以無雅爲詩亡也說本安溪李氏

昔鄭漁仲亦疑此說然其持論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非有定義則又說得鶻突愚嘗於王仲淹中說得一解焉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然則詩亡者謂正風正雅亡也近李文貞公亦主此論愚以文中子之言證之乃知此義不可易

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註

春秋始於魯隱公杜預左傳序范甯穀梁傳序皆以其時相接爲言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之二十七年又一年而惠公立是惠公即位正與平王東遷

相接春秋乃不始惠而始隱何也胡安定曰春秋不始於孝惠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陳隨隱曰桓公弒見諸國無討賊者自平王不復父讐始春秋之作所以始於隱公顧亭林曰昭二年傳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史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修之然則自惠公以上之

春秋因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毛大可曰、始隱並無義
例、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或
隱以前有其舊、而不必修。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而當
修。則修之。何屺瞻曰、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始於隱
公。隱公被弒之君也。秦龍光曰、考秦本紀。襄公七年周
東徙雒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
十二年而卒。子文公代立。文公四年始至汧渭之會。十
六年始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是前此
二三十年。周雖以岐西賜秦。秦實未敢有之也。兩都形

勢東西長而南北短平王時成周宗周規模尙存當時人心望其西歸見於三百篇者非一至其末年岐豐之地盡入於秦故大夫行役見故宗廟宫室盡爲禾黍於是黍離之詩作君子知平之不復西而序詩列之王風故曰王者之迹熄熄絕也褒姒滅之於前平王棄之於後春秋爲東遷而作始於平之四十九年葢紀實之文也凡此諸說未知於聖人之意何如而其中有立言未當不可不辨者胡氏不忍遽絕之之說專以惠公言之可也而牽連孝公則非是孝公卽位在宣王之三十二

年時周室方隆王迹未熄春秋自無托始於此之理至孝公二十七年平王即位東遷洛邑春秋即欲絕之亦不得以孝公之二十七年爲始此與中興不中興何與而牽連言之乎毛氏隱公以前有其書而不必修之說與亭林善而從之同意乃云或有其書或無其書則又鶻突觀韓宣子見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則知隱公以前之書斷無亡理此皆立說之未當者龍光之論則困學紀聞嘗辨之見第十一卷史記正誤不具錄抑愚更有說焉考竹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宜臼出奔申

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殺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立王子余臣於攜。自是二王並立者二十年。披幽王未廢宜臼而宜臼遽出奔申。居申七年而申侯與犬戎弑王是幽之弑。宜臼實與聞之。弑逆之人不可以君天下。當時諸侯苐知其冡嗣爲當立而虢公獨立王子余臣。非無故也。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告諸侯曰。攜王奸命。杜註以攜王爲幽王少子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此事後以成敗言耳。若伯服非是

論當時大義則諸侯之立宜曰未必是而虢公之立余臣未必非也故春秋爲東遷而作以其時惟惠與平正相接然而有攜王在焉攜王在則平王未全乎君也故不始惠而始隱或聖人之微意與此論前人所未發亦未敢以爲必然姑述所見如此

孔子作春秋之年　註

春秋毛氏傳曰作春秋之年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公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公羊說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

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摩之言不足據者愚按春秋之作司馬遷有二說自序云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報任安書云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一說也而於孔子世家則言西狩獲麟歎吾道窮乃因史記作春秋此又一說也毛氏舉其一說而不及孔子世家之說則疎矣大抵作春秋之年以在獲麟後爲得其實杜氏謂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而王伯厚謂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其說尤有精義不得以揣摩無據訾之

若公羊家所謂受端門之命。見戴宏解疑論。乃緯書妖妄之言。此則說經者所必斥耳。

西子 附

西子即西施。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子小稱篇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氣怒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愚按傳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其稱引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屢與西施、司馬彪註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

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因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

世傳西施從范蠡去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楊用修辨曰墨子吳起之裂其功（功今本作事）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子亦死于水之一證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子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此事正與墨子合葢吳旣滅越即沈西子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與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子所以報子胥之忠故曰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杜

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甘敭麟駁之曰、墨子沈其美對裂其功而言、則沈當爲鮹沈之沈、謂國滅君亡、玉石俱焚、如云紅顏薄命耳、吳越春秋浮於江、亦未必反言作沈、嘗見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後復隨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是泛湖之說、又不始於牧之矣、愚按墨子語見親士篇。本以吳起之裂西施之沈爲句。言吳起以有功故裂。西施以色美故沈也。觀下文云人鮮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其文義一貫。至爲明白。甘氏以裂其功沈其美連讀。解作鮹沈之沈。

病坐先不識何讀耳浮之爲沈亦非曲說國語言夫差投子胥之尸於江而史記云浮之於江國策樂毅報燕王書則云沈子胥一事也而曰投曰浮曰沈有二義乎若西子隨范蠡泛湖去豈得云越人浮之唐蔣詩人如李商隱景陽井詩腸斷吳王宫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皮日休館娃宫詩不知水葬今何處溪欲瀰灣月效顰皆用墨子之說則沈爲沈水而死無疑至越絕書云云吳地記引之考越絕書實無此條蓋誤引也甘氏道聽塗說以爲嘗見越絕書必欲執泛湖之說爲風流佳話

所謂好德不如好色者也。

千歲之日至

千歲之日至。集註主歷元說。趙註以日月所會爲日至。是以辰爲至。或言日至爲日所至之躔度。朱子云是亦可通。則又以日行躔度之所至爲日至。如日至於東井日至於牽牛之類。此不主歷元。亦不主冬至者也。金仁山以歲差爲說。而云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日至指已後之日至。此不

主歷元而仍主冬至者也愚按歷元之說始自漢人殊爲荒渺蓋每歲二十四氣曰至是中氣非節氣不當在朔而言歷元者皆曰至朔同日殊不可曉毛大可嘗曰凡朔日遇至必前是閏月以節氣移之望後而移中氣在朔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義謂去年十二月是閏故也未閏造歷先置閏者其辨駁頗明快又考古之歷元黄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無用甲子者近方合山古今釋疑揭子宣璇璣遺述並言無歲不可爲元此歷元之說

所以爲荒渺而不足信也日至既非歷元亦不當專主冬至毛大可曰日至兼冬夏言之太抵造歷在定至必先定兩至而後兩分四時二十四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以次徐定其說是已而于所以必兼夏至之故尙未有發明李安溪解堯典申命羲叔節云二至者歷之元也二至正則歷本定矣故四時測驗而周官惟曰冬夏致日者以此二者尢以夏至爲重日中者夏之屬也冬之屬宵中則無景之可候矣故于夏言敬致下冬不曰宵短而曰日短蓋亦主于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彖

前義一以夏爲主也大司徒土圭之法亦言夏至之景畧冬至者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之意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徐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餘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其故在最高卑有動移自古以來未正在冬夏至之日及元作歷時恰正今則又過之矣若此之類皆須參酌二至以酌其中不可以一隅論觀此則推步之要最重夏至孟子所言必是古法非如漢法之專以冬至爲主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鄪是曾子所居即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

南九十里屬兖州府。

東郭墦間之祭者

趙註、墦間郭外塚間也、閻潛邱以為此古墓祭之切證、又博舉周禮冢人、史記周本紀、孔子世家、及韓詩外傳、成陽靈臺碑、以為證。其引據可謂詳且覈矣、自愚論之、則有不然者。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鄭註、祭墓為尸、或禱祈焉。曰禱祈、則非常禮矣。而又曰或者、亦以古不祭墓。故疑其辭也。愚則謂祭墓未必是祭祖考。後儒以為祭土神者得之。小宗伯云、成葬而祭墓。檀弓云、既反哭。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鄭註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
神也葢先人體魄藏於此事畢而祭其地亦情理之所
必至若祭祖考則冢人非必同姓豈有祭祖考而以他
人爲尸者哉周本紀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謂畢是文
王墓地此閻氏所據者而小司馬索隱云畢星主兵故
師出而祭畢則已不用季長之說矣孔子世家言魯世
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
於孔子冢顧亭林嘗辨之曰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
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旣沒弟子卽講堂而祭之且行

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此說最是葢門人不得奉孔子之廟祀因於講堂祀之以盡其情此亡于禮者之禮也不然豈有鄉飲大射而可於冢上行之者哉至孟子此文何義門嘗見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爲句之祭者乞其餘爲句朱子所定句讀如是之祭者三字本不與墦間連屬則亦未必定是祭墓而靈臺碑韓詩外傳之出自漢人所爲者抑又未可盡信也總之自漢以來始有墓祭相沿既久於義無傷不妨從俗但必謂古禮如是則傅會耳